



品味冬天

人间四季

薛宏新

天,说凉就凉了。树叶儿,昨日还绿着,今几个就黄了。风,像小刀子,刮在脸上,生疼。人,缩着脖子,把手揣进袖筒,匆匆走。冬天,来了。

我捧着一碗胡辣汤。热气,往上冒,模糊了眼。胡辣汤,是河南人的命。冬天,离不了它。辣,出汗;热,暖心。一碗下肚,浑身舒坦。这味道,是家的味道,是乡愁的味道。

豫北,不比江南温柔。这儿的冬天,硬,冷,但也实在。

你看那麦苗,在雪下藏着。绿油油的,像铺了层毯子。农人说:“今冬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。”雪,是麦苗的被子。冷,冻死了虫;水,滋润了地。这是自然的规律,也是生活的智慧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岑参的诗,写的是雪,像梨花。多美的比喻。还有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柳宗元的《江雪》,写的是孤独,也是坚韧。

冬天,是思考的季节。万物凋零,人也静下来。古人说:“冬者,岁之余。”意思是,冬天是一年中的余暇,可以用来读书、学习。现在的人,忙,难得有闲。但冬天,逼着你慢下来。

我走在田野里。地,冻得硬邦邦的。脚踩上去,咯吱咯吱响。远处,有棵老槐树,光秃秃的,枝干伸向天空,像在祈祷。树下,有个老汉,在拾柴火。他弯着腰,动作缓慢,但坚定。每捡一根,都像捡起一份希望。

“大爷,冷不?”我问。他抬头咧嘴一笑,露出黄牙。“冷啥?动起来就热了。”

简单的话,有大道理。生活,不就是动吗?不动,就冷了;不动,就死了。回到村里,看见几个孩子在打雪仗。笑声,像银铃,清脆。他们的脸,冻得红扑扑的,像苹果。手,红肿,但不在乎。快乐,是孩子的天性。冬天,给了他们玩的天地。

我想起小时候,冬天,河面结了冰。我们拿个陀螺,用鞭子抽,转啊转。或者,滑冰,摔了跟头,也不哭,爬起来再滑。那时候,衣服单薄,但不怕冷。心,是热的。

现在的孩子,穿得厚实,但在屋里,看电视,玩手机。少了那份野趣。我倒觉得,让他们冻一冻,没什么不好。梅花香自苦寒来。人,也一样。

晚上,一家人围坐。桌上,一锅炖肉,热气腾腾。老伴儿夹块肉给我。“多吃点,补补。”她说。灯光,昏黄。屋里,温暖。窗外,

风呼啸。这对比,让人安心。家,就是避风港。

我忽然想起《红楼梦》里的情节。宝玉去探黛玉,黛玉在烤手炉。宝玉说:“冷得像冰。”黛玉说:“你不知道,这炉子,要慢慢烤,才暖和。”生活,不也是这样?急不得,要慢慢来,才能品出味道。

冬天,教会我们忍耐。忍耐寒冷,忍耐孤独,忍耐生活的不如意。但忍耐之后,是春天。是希望。

古人云: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到了寒冷的时候,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。这是赞美松柏的坚韧,也是赞美人的品格。

我们普通人,虽不是松柏,但也有自己的坚持。为了生活,为了家人,为了梦想,每天奔波。冬天,不过是生活的一个阶段,一个考验。

我站在院子里,看月亮。冬天的月亮,格外亮,格外清冷。像一面镜子,照着人间。星星,稀疏,但闪亮。银河,像一条带子,横跨天空。

我想起牛郎织女的故事。冬天,看不到他们。但他们,在天上,依然相爱。爱情,不受季节限制。冬天,也可以很温暖,只要心中有爱,三九亦沐春风。

远处,传来狗叫。接着,是关门声。村里,静了。

我回到屋里,坐在书桌前。拿起笔,写这篇散文。冬天,给了我灵感。它不像春天那么喧闹;不像夏天那么热烈;不像秋天那么伤感。它,沉稳、深沉,像一位智者。

它告诉我们:繁华落尽,才是真。外表的美丽,会消失;内在的力量,才持久。

品味冬天,就是品味生活。有苦,有乐,有冷,有暖。但无论如何,都要走下去。

就像那麦苗,经历风雪,才能丰收。

就像那老汉,不怕寒冷,才能拾满柴火。就像那孩子,不怕摔跤,才能长大。

冬天,是结束,也是开始。它让我们休息,是为了更好地出发。

它让我们冷静,是为了更清楚地思考。

它让我们珍惜温暖,是因为体验了寒冷。

我合上笔,望向窗外。雪,又下了。轻轻地,像羽毛。

明天,世界又是一片白。纯净,美好。我笑了。冬天,真好。

浅吟低唱

断章三叠

明新杰

葡萄树

向着湛蓝的天空,向着多情的季节,舒展枝条。

每一片叶子上,每一段细节里,无不铃印了足够的甜美。

流淌或漫漶,舞蹈或飞翔。

在成熟的秋日,慷慨回报与馈赠,以紫色的玛瑙,以青绿的玉串。

酿成酒,彻底醉了小鸟的恋歌。

鹅卵石

原本分明的棱角,早已被时间的流水磨平,归于宁静。

捧在手心,所能真切感受到的,是一份滚圆,是一份光洁。

心香一瓣

茶修漫记

杨岚

去年十月中旬,秋意渐深,为了从琐碎疲惫的日常中短暂抽离,寻一方心静,我叩开了茶修之门。未承想,这两个多月的朝夕相对,竟在心底投下了如此绵长悠远的回响。初识茶史,老师的声音温润如茶汤,缓缓讲述着陆羽与《茶经》的千年因缘。那一刻,散落在历史尘埃里的茶事,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,带着时光的墨香与山野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彼时只觉茶道浩瀚如海渊深难测,自己不过是立于岸边的眺望者,及至学习布席行茶,一方素巾轻展,诸般茶器各安其位,举手投足间皆有法度,一招一式皆是修行。待到自己亲手注水、提壶出汤,滚烫的水流在壶嘴划出一道弧线,落入杯中,发出清越的声响。那一刻,我才恍然惊觉:外在的井然秩序,正是内心澄澈与安定的无声映照。在一次次练习中,最初的笨拙与慌乱,渐渐被一种沉静的力量所取代。

“专注”与“中正”,是这段茶修时光里最深刻的领悟。五种冲泡手法,绝非指尖机械的起落,而是心念的专注流转,是气息的沉稳吐纳。古人言:“欲达茶道通玄境,除却静字无妙法。”当我摒弃杂念,终于能让水流在“定点旋冲”中保持平稳而优美的弧度,一股难以言喻的澄明之感,蓦地漫过心头,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,只剩下我与这一盖茶汤的对话。而学习茶叶分类,也不再仅仅是辨形识色。当指尖抚过不同脉络的叶片,感受着它们或粗砺或柔滑的质感,我仿佛触到了远方山峦的晨雾,听到了幽谷溪涧的清风。这才真正懂得,所谓“中正”,并非刻板端正,而是一种

不偏不倚、与天地万物相融的温润与谦和,是茶人对自然最深的敬意。“知止”的智慧,更是在一次次注水、浸泡、出汤的实践中变得真切可感。水温的高低、茶量的多寡、时间的长短、出汤的缓急……毫厘之间,便决定了茶汤的滋味。多一分则苦涩滞口,少一分则寡淡无味。恰如人生行止,当进则进,当止则止,进退有度,方得从容。由此,我也慢慢体悟到“自持”二字的分量。老师行茶时那份从容不迫的定力,让我窥见了茶人品格的熠熠光华——原来,一杯醇厚甘美的茶汤,终究是从人的修养与心境中流淌而出的。茶如其人,心若澄静,茶亦躁动。至于“感知”与“悦纳”,恰似这段茶修旅程最终的归宿。闭目静品一盏清茶,以全身心接纳它的醇厚,也接纳它的清冽;接纳它的馥郁,也接纳它可能存在的微涩。在茶汤的流转中,我也渐渐学会了接纳那个不够完美、仍在努力成长的自己。原来,生命中的每一种状态,无论是顺遂还是坎坷,都值得被温柔以待,被坦然拥抱。结业之日,老师赠言:“结业不是终点,是你与茶缘分的开始。”我深以为然。这两个月,习的是烹茶之技,修的是澄澈本心。一席一案、一壶一盏,已然成了安顿身心的小小道场。往后岁月,愿如师所嘱,携着茶修赋予的静气与清明,在一汤一叶之间,慢品岁月深长的清欢。最后,感谢这段时光里,老师的悉心指引和温暖陪伴;感谢那个未曾懈怠、坚持练习的自己;更感谢此间所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笑靥,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并肩同行。茶路漫漫,步履尚轻。愿你我,都能把这寻常烟火的生活,过成一杯从容有致、终于回甘的好茶。

诗词歌赋

诗意大寒

(外一首)

三妮

河水用凝成坚冰的双手
拍打着两岸
树枝光着膀子在空气中呐喊
雀巢愁容满面
等着鸟儿衔来干柴
雪里舞动裙裾的红梅气定神闲
文人围炉动诗情
绿云剪水赋新篇

风把我裹进“小麻椒”餐厅

四周的空气向我宣战
看我能坚持多久
不大的广场上
双手在寻找衣兜
风把我裹进“小麻椒”餐厅
服务员倒的一杯梔子水
手捧水杯的我
双手生疼

大寒三章

(组诗)

张俊恒

一
冰雪封路寒气凝,
围炉取暖道农情。
农人笑谈园圃事,
几案书香绕房盈。
极寒凛冽气数尽,
春归大地万物明。
蜡梅傲雪墨客吟,
繁花争艳隐身名。

二

寒春暖意至,深耕园圃时。
红梅传春讯,播种希望时。

三

风雪覆苍穹,骚人吟柏松。
铁青凝寒气,风骨世人崇。
寒鸟破帐冰,顽童闹差东。
任凭风雪吹,本色似餐钟。

山河记忆

碑石上的年轮

木子

清明的风裹着料峭的寒意,掠过瓦岗镇东头那片刚返青的麦田。我站在东江窑村口的石质纪念碑前,“东江窑村革命烈士英勇纪念碑”几个大字,在春日微曦里泛着沉静的光。碑座四周的苔藓新抽了绿芽,像无数双年轻的眼睛,凝视着悄悄流逝的光阴。

母亲手里提着个竹篮,里面是刚从地里剝的荠菜,沾着清晨的露水。她走到我身边,顺着我的目光望向纪念碑,“小时候常听你姥爷说,这碑底下的土,都浸过咱村人的血。”

我蹲下身抚摸碑身上的碑文:“妈,书上说1939年那场仗,全村人都上阵了?”

母亲点点头,竹篮往臂弯里紧了紧:“可不是。那时候你太姥姥才三十出头,抱着刚满五周岁的你姥爷,躲在村西头的地窖里。枪

声从晌午打到后半夜,地窖顶上的土簌簌往下掉,她就把你姥爷搂在怀里,用后背顶着土坯子。”

风穿过松针,发出细碎的声音,像有人在低声絮语。母亲抚摸着石碑上深深浅浅的凹痕回忆:“那时候傅凌云先生在县里学堂教书,日军来的时候,是傅先生和其他抗日积极分子动员全村群众应战的。”

我们沿着纪念碑旁的小路往村里走,路两旁的老槐树刚爆出紫红的芽苞。母亲说这些树都是战后重新栽的,原来的老槐树在那场火里烧得只剩焦黑的树桩。“你太姥姥说,火灭了之后,树桩上还能闻到硝烟味,三个月都散不去。”母亲说。

走到村中心的老巷口,母亲停在一座青砖灰瓦的院落前。木门上挂着块木牌,写着“傅凌云故居”,字迹是新漆的,却透着旧时光的沉郁。“这就是傅先生的家,前年

村里刚修过。”母亲推开虚掩的木门,吱呀一声,像翻开一本厚重的书。

从傅凌云故居出来,正午的阳光已爬上墙头,母亲从竹篮里拿出块玉米面饼子递给我:“尝尝吧,过去的味道,那时候村里人就靠这个充饥。”饼子带着淡淡的甜味,嚼在嘴里,像咀嚼着一段又涩又韧的岁月。

往回走时,路过村东头的新校舍,孩子们的嬉笑声飘出围墙。母亲望着那些奔跑的身影,忽然说:“你姥爷临终前总念叨,傅先生当年说,打仗是为了让娃们能安安稳稳念书。现在你看,多好。”

风又起了,吹动母亲鬓角的白发,也吹动碑前的松柏。我忽然明白,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名字,那些藏在老人记忆里的故事,从来都没有走远。它们就在这春风里,在新抽的麦穗上,在孩子们的笑声中,长成了这片土地最坚韧的年轮。

我家故事

老奶奶的“经”

南月

老奶奶走了许多年,她的影子却总在老家的风里晃。晃着晃着,就晃出些带着暖意的碎光,落在我记忆的田埂上,抽芽,开花,岁岁不败。

在我们老家,老奶奶就是父辈们的奶奶。老奶奶不识字,却藏着一肚子的“经”。上至星月如何在天幕排布,下至草木怎样在泥土扎根,她都能捻着衣角,慢悠悠吟成韵。那些词句不像书本里刻板的铅字,倒像田埂上的野草,带着泥土的腥香,鲜活地长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。温公长青老师是研究文学的,我总在想,文学的根脉在泥土,新质生产力在量子,在芯片,在算法,难点正在于如何将二者贯通。红旗渠精神的研究逻辑,最终也一定会落脚于乡野——那是精神的起源,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底色。这种深埋底层的能量,足以撼天动地。

我小时候,身子最是娇弱,肚子一疼,便缠着嘴往老奶奶怀里钻。她盘腿坐在炕沿上,我枕着她的腿,像枕着一块晒暖的棉絮。她的手掌覆上来,带着灶火的余温,顺时针一圈圈揉着,嘴里念念有词:“大门开,小门开,有屎有尿捞出来。”那声音软软的,像灶上熬得冒泡的米汤,咕嘟咕嘟,黏贴着我

拧成一团的肠腑。不过二十分钟,腹间的绞痛便散了。我赖在她腿上,闻着她衣襟上的皂角香,昏昏欲睡。

眼睛涩了、疼了,也是这股光景。依旧是枕着她的腿,她用一只手轻轻按住我的一只眼,另一只手的指腹在我的眼窝处缓缓打圈,口中吟着:“一揉金,二揉银,三揉过来眼又明。”她的声音轻轻的,像落在窗棂上的月光。揉着揉着,酸胀感便消了,睡意漫上来,梦里都是老奶奶身上的暖意。那些念叨,哪里是什么咒语,分明是最妥帖的药,是她用岁月熬出来的疼爱。

月光漫过棉纸窗时,她还会教我念那些藏着烟火气的短句。“明奶奶,黄瓜瓜,多织布,娘纺花。”她捻着我的手指,一字一句地教,声音里裹着月光的软。院角的晾衣绳上,挂着她浆洗得发白的布巾,风一吹,布巾晃悠悠地打旋,她便又指着布巾念:“小布巾,高高挂,高的擦脸用,低的是手帕。”那些句子没有平仄格律,却像院外的溪水,潺潺滴过童年的晨昏。

老奶奶的“经”,不只是护着人的身子,还护着院里的枣树。老家的院角长着一棵歪脖子枣树,是老奶奶亲手栽下的。三月三,春风刚吹软了柳梢,她便拎着一把磨得发亮的柴刀,走到枣树下。“三月三,砍砍枣树结一干。”她一边念叨,一边左一刀右一刀地砍着枣树的树干,“上砍不过伸手顶,下砍不低膝盖下。”刀锋起落间,树干开了“眼”,一个个淌着“泪”。她的身影在树影里晃,像一幅淡墨晕染的画。我蹲在一旁看,问她为什么要

砍树,她笑着摸摸我的头说:“树跟人一样,得舍得。枣树皮糙肉硬,春天醒来需要更多的养分,砍树干就像给十指放血,让树的‘内脏’与天地相通,新春才长得更旺。”天哪!现在看来,那简直是一种朴素的哲学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枣花谢了,枣树挂了果。到了农历七月十五,满树便缀满了红色的果,像挂了一树的小灯笼。老奶奶站在树下,眯着眼睛看,嘴里又吟:“七月十五红圆圈,八月十五打红枣。”等农历八月十五的月亮升起,她便扛着一根长长的竹竿走到枣树下,竹竿扬起、落下,红枣噼里啪啦往下掉,砸在地上、滚到脚边,像一颗颗红玛瑙。我跟在她身后捡枣,捡得满手黏甜,她看着我笑,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满满的月光。

后来,老奶奶不在了,父亲也走了,那棵歪脖子枣树被爷爷砍了。当时,我心里满是抵抗,嘴上却不敢说。老奶奶那些曾经烂熟于心的念叨,我竟忘了大半,只余下几句,在记忆里反复回响。我常常想,我终究是成了不学者的,连老奶奶的“经”都留不住,心里便漫上一层愧疚。可转念又一想,那些念叨,那温暖的手掌,那带着笑意的眉眼,其实早已融进了我的骨血里。

老奶奶的“经”,不是写在纸上的字,是藏在日子里的暖,是浸在疼惜里的爱。它像一粒种子,在我心里生了根,发了芽,长成了一颗看不见的树。风一吹,便落下满树的回忆,颗颗都是红的、暖的、甜的。



莲雾图 文霞作